

中州名賢集



國朝中州名賢集卷五

禮山李先生文鈔目錄

請依月令設勸率力田之法疏

空桑辨

寄二曲先生書

答二曲先生書

答王爾緝徵士書

寄張孝先中丞書

寄蔡聞之太史論文書

與竇敏修書

再復寶敏修書

寄彭直上書

養蒙篇小序

朱子文略序

薛文清公從政錄序

白沙要語補序

漁洋山人全集序

疋庵集序

天理主敬圖序

文測序

嵩吟序

山林口小序

送大司寇魏庸齋先生序

送謝觀齋太史假歸夏州序

送蔡聞之太史乞假歸省序

李氏賜書堂記

重建諸葛書院碑

姚參議公傳

伯父烈士公家傳

隱士隆古公逸事狀

楊增輝妻小傳

舞陽余烈女贊

楚南湘潭後學黃舒曷編輯

國朝中州名賢集卷五

禮山李先生文鈔

請依月令設勸率力田之法疏

題爲依月令設勸率力田之法以足民食以重國本
事臣竊惟保泰之道莫如足民足民之道莫如力田自
力田之不講春不深耕夏不易耨鹵莽滅裂荒棄地利
欲望其遺秉滯穗倉滿箱盈也不亦難乎且小民之性
不思久遠徒樂目前日玩月愒何知自惜光陰每值農
忙之期村落結社演戲飲酒賭博奔走喧譁舉國如狂
其三五成羣者皆舉鉏秉耒之農夫也家主督之而不

肯從父兄驅之而不肯應相習成風恬不爲怪大江以
北蓋大抵皆然矣嘗讀漢史見當時守令之官巡行阡
陌勸課農桑以力田爲第一義其有成效者則賜金贈
秩或降璽書以鼓舞之以故一時吏治蒸蒸日上變粟紅
貫朽野有露積千載莫與京焉今則爲有司者槩置度
外民間農事全不與聞督撫大吏亦無一言齒及者不
亦舉天地自然之利棄置如遺乎嘗聞父老言往時每
田一畝麥穀可收兩石今則不過三四斗耳豈田土之
肥瘠有異哉亦勤與不勤之故也民不力田自無蓄積
猝遇水旱焉保其不流離轉徙雖有常平積貯爲數有

限豈能徧給此臣所以謂移粟開倉不如力田蓄糧取
足於已者之可恃也我

皇上敬

天勤民朝夕匪懈每遇外臣奏事或出使復

命無不首詢所過地方年歲豐歉其於民事已時時塵
凜於

聖懷矣但有司之奉行不力大吏之督率不勤有負委
任應之不以其實耳臣請

勅下督撫務令有司照依禮記月令每遇耕耘之期親
身勸耕或遣佐貳儒官分路巡查賞其勤者懲其惰者

如捕蝗之例特著爲令又嚴禁自春耕以至收穫村中
演戲飲酒賭博申飭保甲盡驅游手好閒之輩歸於農
畝耕耘旣勤收成自裕村無游惰奸宄潛消不惟耕九
餘三永無饑餒之憂抑且盜息民安長享太平之福然
此非督撫留心亦不能使屬官之竭力也并乞

申飭督撫實心力行庶幾民生有所裨益臣起田間見
聞最悉故述末議以備採擇

限豈空桑辨此臣所以謂移粟開倉不効功曰

伊尹之母化空桑其說出於呂覽呂覽者秦呂不韋所著世所稱呂氏春秋者也至皇甫謐作帝王世紀遂實其事而書於史冊自此言伊尹之生者鮮不以爲信然也呂覽之言曰有侏氏女採桑得嬰兒空桑之中獻之君君令婢人養之察其所以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日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日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曰伊尹原其意殆以爲非神奇不足以尊聖故遂撰爲異說與簡狄吞卵姜嫄履迹先後若出一轍甚矣誣聖之

說多出於無識者之口也明嵩縣李伯起御史復援引東坡而爲之說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神人之生而異於人何足怪哉諄諄然致辨於空桑所在必以偃師爲真引證至百餘言載於省志噫聖人之死生天壽耳目鼻口何一不與世同其不同者聖人能樂堯舜之道嚴取與於一介而世人不能耳若必以生空桑而後爲聖則諸與尹同稱聖者如伯夷如柳下惠其生也抑何不間有他異乎今指人爲朽木頑石則必怫然怒乃侈談生聖之異者則又一以爲化石一以爲化桑是果朽之頑之耶抑靈之神之耶吾有所不

解矣總之偃師陳留不足深辨而怪異不經之說則不可不嚴折之以祛萬世之惑然則尹果何產歟曰生於陳留長而徙母家伊侯之國因地近伊水故以伊爲姓其卒也遂葬西亳今爲偃師有墓巍然尙存薛方山嘗考定焉可從也或又曰空桑之名義於何居曰嘗考循蜚紀有空桑氏都於陳留今距其縣南十五里有空桑城蓋其地名云然豈果空而嬰兒生於其中者乎伯起在成化朝爲御史有直聲予雅重其人而茲則不敢從同故復爲之著辨

解矣。竊之問先生書不足深究。而竊疑其不

鬻於市。賤得讀四書反身錄。明快痛切語。語透宗於今世。學者可謂對證之藥。惜乎知而好之者。尙未數數見也。庚辰春。門於友人案頭。見別有圈點新本。細閱序言。乃知爲潮陽太守李君所雕刻於署中者。深以爲喜。卽舉以告孟謀鈔錄元序。以歸。知必已呈函丈矣。嘗竊以爲世之無意於學者。無論已。其有意於學者。往往誇多鬪靡。拘牽文義。其於性靈無所感發。又或不求古聖人之經師心。自用說立說。妙杳無歸著。至其言行判然。分爲兩途。心不可問。迹自可疑。而學乃益以速。謗厲而招

忌諱矣往以科舉之學爲害人心以今觀之知爲人心之害者亦不獨科舉之學也其所以然者亦無他故正坐平日爲學未嘗實求諸己耳先生之書其所發明多令學者於一念發動處先判人己之別從誠僞關頭先爲提醒可謂鞭辟近裏切實爲己之學矣此某所謂反身一錄於近世學者爲對證之藥也鄉黨習聞忽而不講萬里嶺海之間乃有尊崇而篤信之者亦可以見此心此理未有不同不以南北海之異而遙有間隔者也先生負荷斯道一本躬行高風凜然晚節益峻千里仰止等於嵩華第以家貧無力行滕未辦無由搢衣北面

就正特肅專函恭候起居惟希垂照更冀益攝寢興爲
道自愛以副惓惓瞻仰之懷

卷二 曲先生書

孟老濟假使者至得拜先生手教仁孝之音觸處發動
捧玩循環凄然肺腑至爲拙錄所著大序提挈綱領尤
爲學者所當盡心矢竭綿力守爲學要期不負先生老
年握管千里惓惓之意不敢徒作文字觀也先生少礪
節操老而彌堅門風高峻廉立可冀四方人士所譬爲
景星慶雲者也至其著書獨有心得一掃窠臼晚年語
言刊落枝葉洞見本原提撕後進尤爲真切前囑孟老
抄寫轉寄茲諭以尙未成帙某於夙昔所聞百十語中
尙未能力行一二何敢求多以誇淹博如世俗之見但

編自維念每得先生一言輒不禁驚劣之姿精神鼓舞
積以時日頗有進益欲煩先生因病發藥親書數語俾
後進之士仰睇晚年筆蹟得以警發聾聵鞭策昏懶卽
不啻操几捧杖傾聆警效於旦夕也學求自信人世毀
譽舉不足較若有一毫求人說好之念便如伶優登場
塗飾粉黛徒求觀者喝采心術豈復可問此實人鬼關
頭學者須先辨取不然雖讀書萬卷究爲於學無涉也
邇來所見如此不知先生以爲何如家戒二紙言簡意
密最切日用卽圖雕板轉送東方學者使其遵守樞衣
北面尙未有期伏惟順時珍攝爲道自愛

答王爾緝徵士書

夙讀二曲諸書校讐整頓多出大賢之手景切高風爲
日已久方欲肅奉手啟商榷所學乃承手翰下頌且鈔
示從前二書誨諭勤懇有加無已竊自惟念以鄙陋之
學於千里外浮聲誤人仰辱記憶殊自愧慙然亦竊以
自喜旣辱示問爲大君子所不棄必將左提右挈鼓其
昏惰使不終爲小人之歸不又爲大幸乎拙錄爲南陽
諸君草草付梓中多未慊尙俟改正乃荷鴻筆錫以弁
言善誘之懷獎借之美雖不敢承亦何能忘行圖雕板
以識雅愛二曲先生山居閉戶屏絕應酬門風峻潔迥

絕人寰譬如丹鳳高翔雲霞爲侶卽卓彼鴻鵠亦莫敢
與之比擬何況於榆枋之儔弟嘗以爲

國朝講學第一人大賢立雪有年所得獨深肩荷吾道
骨力堅定卽敦艮一語知非晚近之可及敢不書紳以
誌明誨竊以江河日下巧僞百出或借壇坫以爲梯媒
之具平日根基既不牢固鹵莽一出必至狼狽有欲求
其故步而不可得者此吾黨所當共舉以爲殷鑒者也
舊刻十本旣承下索不敢匿醜尙乞郢政示之指南西
望引領不盡子墨

寄張孝先中丞書

同學李來章謹再拜寓書大中丞儀封先生閣下竊謂古之與今遞相及也未爲遠闊今人見古之卓節偉行輒動色相戒曰是第宜於古耳安可施於目前往見吾鄉湯潛菴司空傳夏峰之學每以古人自期未嘗不欽仰歎息拜於下風雖其中間橫見讒毀然絕不畏縮稍自貶損薑桂之性老而彌粹益徵學力之堅定至於今日則公論愈明人品愈著卽向之含沙下石欲圖而甘心者亦未嘗不中心誠服曰湯司空宋之司馬君實也如司空公者予輩身親見之又嘗獲接茵連席從而上

下其議論非今世之人也耶而所成就乃如此以是知古之與今不足限人亦顧其所自樹立者爲何如耳閣下之操守與司空同閣下之表見亦與司空同而知遇之奇駐節之地亦與司空同四十年間前後相望遞爲河嶽吐氣中原桑梓均被光榮矣幸甚幸甚又嘗聞三吳之輿人其歌誦司空也上而學士大夫下至市井小人隴畝野老婦人女子走卒下隸千萬人之口一無異辭時日愈遠思之彌切聞見愈隔挹之彌光不知司空當日其所設施果奚以致此耶竊嘗原之三吳之俗奢司空示之以儉三吳之習浮司空示之以樸其著於外

者虛潔正直人人之所共見者也其存於中者純慤自
將以不欺爲本則人人之所不及見者也純慤自將以
不欺爲本小戴禮所謂至誠是也司空惟出之以至誠
以故始爲移焉默爲化焉鼓舞動盪於令甲誥誡之外
而三異之人亦遂相與息鬱論而發天良幡然一變頓
改其爲籠袖之驕民矣閣下平日言志惟以潛菴司空
爲法今日之所樹立勳猷聲望并駕齊驅遂已無讓於
潛菴司空此古人之復見於今人者也已足以破小人
拘攣之見起世俗畏懦之習矣然而閣下之所處揣時
度勢水火冰炭說者竊以爲較之司空似更有難焉者

然士君子出而應世所遇者聽其在人所守者盡其在
已即使起古聖賢於今日俾處其地而身親爲之亦惟
以清正之操表於外以至誠之心運於內而已若夫
事之睽合成功之遲速則蒼蒼之中有默主之者矣又
何煩鯁鯁預計焉吾鄉前輩凋零都盡永光旋滄澤
長往不返伊洛雙流不絕如線萬代瞻仰匪他人任茲
因聞之庶常之行聊陳鄙見並望閣下爲國爲道節勞
保重以慰惓惓來章再拜

寄蔡聞之太史論文書

承寄澗樵太史札見許鄙作以爲理足氣充由胸中流露所謂自內出而非外襲者薄劣之技何足以當斯目先生殆欲假借爲言以示準繩耳善誘盛意敢不敬謝夫所云自內出者由於天地之理仰觀俯察近取遠稽實有得諸己心此中境界豈可一蹴而至哉平日爲學必齋肅朗徹汎掃方寸又以從古以來聖經賢傳時加灌溉日事薰陶使源極其深根極其茂及出而閱歷世情參互體驗得失窮通常變險易紛紜錯雜無一不與己心之理有針鋒相對處處脗合者如是旣久一旦作

爲文章皆自肺腑傾吐情真思切能使閱者於諷誦之下無不魂魄感動斯所謂不求工而自工之道也徵之斯世豈果有其人乎若夫外襲者則卑卑不足論矣古今相傳文字甚多其間純駁相雜誠僞互見炫才名場妄冀速售至其甚者或飾鴟梟之噪爲孔鸞之音假猓獠之叫爲麟騶之吟非不風颯其可聽也然自經明眼人視之如秦越人診病洞見垣一方人絲緒毫末又何可欺也作者不易能定斯文者尤難知言之哲安得旦暮一遇之耶鄙人馬齒日長精神疲茶厠之藝林無足爲役若吾聞之先生者其殆幾於回之庶也乎世人屈

首受經自幼從事佔畢及至白首猶茫然墮雲霧中蓋
比比皆是也先生年方及壯胸中見解何便至此良由
耳目聰明心思開朗天分既勝又得之於良師勝友確
有源流根柢實屬僅見何不詳舉所得一一見告使越
裳之人常瞻指南車也向見所製公孫字說文筆絕雅
今遣人往鈔幸以原本與之倘有近作統望盡出篋衍
見惠一讀翹切翹切復菴涇陽別墅鄙人僭擬八章又
林蘭谷殉難鄙人曾爲立傳今竝錄呈記室希賜郅削
秋稍涼埃晴明當圖奉訪作竟日譚來章再拜

為文章者自應明瞭性情真意功能使閱者於讀
 下無不洞然如數指諸掌不惑其面而直上之通也後之
 人其能與有其人豈欲天時發我文章學將至能識在胸
 中想母文字更身與胸襟取細難讀無互深難求其
 情真及有善果其教及能為讀之深請細讀迷行有
 讀之門乃難讀之時打不與與與與與也此文惟願
 為願之如前為人診病則其每十有八皆病是夫又
 其以也何者不易能天長其壽又其壽也其壽也其
 其六世之身誠大善而只長壽其教其教之空故其
 其後世者則必先存其心其教其教之空故其

與竇敏修書

來章白憶甲子歲有日者語僕曰十干十二支相配數窮六十周而且復其始也氣數當其盛人事因之以修其終也則否今茲干與支皆值建元天下其自此昇平乎僕株守蓬門於當代廟廊之所以圖治與夫四方風俗之漸進於淳樸者不能周知然以吾鄉卜之曰者之言何確而可信也乙丑睢陽潛庵湯先生以蘇松中丞超拜宮尹

聖天子特命坐講恩禮備至而先生亦巖毅端方以道自持有程叔子說書崇政之風丁卯嵩陽逸庵耿先生

又以潛庵薦詔特起之林泉有司張飲祖道北門

天子方將虛前席而詢天人性命之旨一時稱爲盛事
年兄夙聞兩先生之論所得於提命者旣精且深其妻
鐸巖邑力行而切訓之能使荒林幽墟草木蒼蔚之區
皆有抗墜疾徐吟哦詩書之聲而士風日以返於古初
是雖爵位不同要皆以世道人心爲已任而並無塵俗
功名之見存於中者也一鄉有然推之天下可知得不
爲

朝廷慶得人而且覘

國家休明之運於無窮哉僕於逸庵先生所居較近故

得讀敬恕堂文稿自課孝經易知諸書至潛庵先生僅
於古文詞見其數作而已客歲景子璟自南陽來發其
篋得年兄所作泌陽學規社約與救饑步韻諸詩知邇
來造詣步步踏實絕無文人習氣卽其言而體味之民
胞物與之懷自悠然見於筆墨之外因憶壬戌相晤良
鄉道上風塵分手未遑細叩所學與今日之未獲數數
奉教於二先生均爲可憾也僕材旣冗劣又鮮師承苟
且因循一無所得年來讀近思錄自謂視昔差有意味
志欲屏棄俗務從事於聖賢之學不知年兄肯賜之指
南否僕舊有嵩高篇欲呈逸庵先生及聞潛庵先生內

召亦有近體一首丙寅冬夜有懷偶成一首今因王
之便并呈書覽雕蟲末技絕無益於身心僕乃復區區
以此就正者亦自比於日者之言爲二先生與年兄
乘時建業贊襄昇平之喜亦桑梓之誼之所不容自己
者不宣

再復竇敏修書

前於七月溽暑中始得吾兄三月二十三日書中言學
問斷續爲人心生死吃緊著力皆體驗自得之語已視
同弦韋服之終身又聞吾兄十月中旬將過襄城掃選
柴門久竢巾車今盛饌至始知吾兄不果來也承惠佳
什新刻暨拙集大序琳瑯珠璣光映土室雖前約未踐
不獲與吾兄聯牀白雲窩中細商所學然挑燈吟誦緬
繹指歸夜分不能自休實無異於親炙顏色傾聆警吐
也詩文一道自是末技然規矩準繩分寸甚嚴其雄渾
雅健具古人之質文者力量氣候又非可一猝而至譬

之樂與禮既本心身之和序而又必干羽鼓鐘鼉璧紃
縮下至土簞編鼓丹漆竹箭之瑣屑無不備設然後雍
乎可聽秩然可觀也詩文亦然有本有輔期於兼善豈
得以無文者而遠期其行遠哉吾兄大作可謂彬彬獨
愧鄙劣如弟不足以當之來春春明倘得與吾兄寓舍
相近晨夕過從當勝讀十年也北上聞在仲冬朔風益
厲雪霰侵衣衝寒于役伏冀爲道珍攝以慰惓惓不宣

寄彭直上書

杭紹館之會集海內名流與之周旋可稱盛事然非年
兄與滄柱穀似時庵俶載諸君子主持風雅何以有此
弟於季春下浣雇車南下以同伴相羈闕爲面別途中
遇江右黃從生迭相唱和頗多篇什要之潦倒風塵語
無倫次未暇繕寫亦未敢奉寄也贈別一首書箴呈政
以誌鍛羽南歸諸事灰冷惟有知己離羣之感不能已
於懷抱年兄制義之作宏音壯采藝苑宗工久以大員
南金推之乃一易書糊名而卒與破甑敗釜同遭擯斥
噫冥冥造物竟不知其位置之何若也寸陰足惜千秋

可期努力著述日爲故人望之倘有便羽伏乞時賜
玉以策駑駘不宣

養蒙篇小序

天地間一大缺陷事無如廢却小學廢却小學則十五以前一團天真盡爲功力誇詐之俗所奪及至十五以後乃從而收其放心扞格而不入齟齬而不通勞苦拘束人盡以學爲厭於是聖賢之道幾幾乎其將絕矣考亭朱文公憂之雜取經傳作小學一書顧涇陽所謂有大功于天下萬世者是也顧其所採皆古聖賢之言語事蹟或費講說予是以又輯近世諸儒之書之有近于小學者若干首列于左方當舞勺舞象之年而即使之動靜食息履規蹈矩日涵濡乎天理之域無過其機無

卷五
其精保元守真朝夕兢兢及至十五之時作聖胚胎
已基於此矣駕輶車就交遠乘棠舟赴大壑其於成人
也又何難哉

朱子文略序

曰孟子既沒孔子之道不傳而文之統亦幾於中絕秦漢以來其馳騫於翰墨之場欲以文事自爲雄長者夥矣然槩之有三弊焉纂組炫博弗由於情也辨詰求勝弗衷於理也稗鄙娛俗弗範於雅也間有欲振起衰敝更更然力以復古爲己任者亦不槩見夫爲學而不由默契實踐徒揣摩於字句聲調之間或舉其末而忘其本指其流而昧其源亦文焉而已矣究之未可與於孔子之四教而足以上繼乎斯文之統也夫文者載道之器也道旣不明則其所載者不過私意鄙見與玩物喪

志放蕩龐雜之言是其罷精憊力靡費歲月所以用功於文者非不欲極其工也然平日知解止於斯焉固不能超越而出其上也兩程子出而上接乎孟氏之傳吾道復明間有所作如易傳春秋諸序理確辭嚴古雅絕倫惜乎其存者尙少至考亭文公以天縱之材起而集諸儒之大成幼讀二程遺書既有得於斯道生平箋注經傳校正諸儒之書無不極其精核今讀其文章諸體具備微之天人性命之理顯之禮樂文物之制上之朝廷之建白下之師友之答問蓋無一不極探其源本而詳示以用功之要其文字之工真如清廟之瑟一唱三

歎使人往復流連不能自已孔子云斯文未喪願不在
茲乎昔同甫陳氏普舉研究義理精微辯析古今同異
二語而謂已則不能其意蓋爲文久而發也西山真氏
曰讀朱子之文古人之文幾爲之盡廢又曰朱子之文
如場中振策於九軌之衢有蕩蕩平平氣象二子之說
可謂善於舉似者矣予向批注左國史漢唐宋八家之
文以教南陽書院從遊諸子今又汲汲焉採輯文公之
文併略述大旨於紙尾蓋恐其沉溺於枝葉派別而不
復返求其本源也夫文以載道舍道以爲文則譬猶炫
博者也不則辯詰求勝者也不則稗鄙娛俗者也二三

子欲求工於文其更求進於道焉可矣况朱子之全
具在苟能由此而精求之無難上追孟氏而為孔子之
徒也

薛文清公從政錄序

予自□□歲聞吾師蘇門孫鍾元先生之教始知讀薛文清公讀書錄然未知更有從政錄也甲申予承乏來宰連山獠獷民頑吏事龐雜歛然恨學之不足越明年乙酉予友邵陽康孟謀從六千里外郵寄文清公從政錄凡二十四板兼以予兄二曲先生之札脫略俗情援引古誼期許甚切予細閱之乃從讀書錄中摘其言及於政者另爲一集切問近思亦可謂善於爲學者矣新甯齊明府子將聞而好之借鈔一冊己丑復會於羊城子將謂予曰從政錄甚佳第惜其少耳予欲更爲採輯

成績錄一書子不可無一言以發明其槩予謂令長之職以筐篋期會獄訟賦稅兵戎河渠諸務兼舉爲能事蓋皆秦漢以後課吏之科條唐虞三代規模不如是也古從政之君子以通經好古學道愛人爲根柢若果藝明達特言其資性與才具耳使無其根柢則駕馭刳制之詞日流於雜霸苟且詭遇以規速效而一時之所措置設施益卑卑不足道矣堯舜禹湯文武以暨孔曾思孟之書言政者屢矣文清公於諷誦之暇更爲發揮今錄中所載皆其簡要明切者譬之涉巨津泛大洋茲錄殆其指南車乎夫爲政不在多言願躬行如何耳今日

之令長倘能取是錄而尋釋之本之以至誠行之以無
倦返樸還醕風移俗易吏治之美將軼兩漢而追唐虞
豈非一代之盛事與予拙於爲吏守師說以建是論更
爲迂遠而闕於事情子將將毋河漢其言耶如以爲不
謬始以充序以待覽者之糾正可也

白沙要語補序

予自齠齡得讀二程遺書沉潛反覆積三十餘年見其於誠敬仁恕之旨擯斥羣說追溯本源恍乎與孔顏曾孟告語一堂伊洛中興功同神禹遐哉弗可尙已考亭遠纘厥緒闡發遺蘊敬義夾持知行並進兼舉體用標揭宗旨惟恐語言軒輊涉於一偏啟後世之疑開旁門之隙衛道苦心可格天地而泣鬼神平生著書最富淺學之士不能徧覽然其所採四書章句集註暨近思錄千聖指歸炳然存於簡編特患讀者不能好學深思心知其故遂使金混礦砂珠沈滄海大道不明良可歎息

有明一代之學前尙株守後乃決裂聰明之士厭其迂腐爭出新奇貪立門戶圖蓋前賢豈其毫無所見而立言持論每多語病反令異端之士乘間抵隙售其怪誕之說如白沙陽明諸大君子皆所不免予往讀白沙集直捷痛快心目爽然竊謂廉頑立懦於學者殊爲有功繼而尋其本末程其委原多屬偏舉未備全旨亦一時輿會所至聊暨斯義非爲世之學者畫立章程也每欲於各條之下箋以數語補偏救弊期於可守奈汨沒俗緣未償厥願今連州博士立組衛先生所輯有白沙要語補一書深合予心承蒙郵寄且索序言遂舉往日探

討之管見而僭爲述之如此陽明傳習錄亦當採其要
語爲之補正日月雙騰昭垂雲漢先生其更有意否是
爲序

自明一代之

為爭出新奇

言

說知白少陽

海徒痛快小

而尋其本末

會所至聊登

各條之下爰

本情厥顯今

一書深合予

漁洋山人全集序

吾師新城先生以文章繫天下之望於今五十年矣詩
得之夙慧七歲出語驚人長而益工每一篇出海內爭
傳誦之中年喜爲古文詞冲融閑雅得唐宋大家之微
時莫與之京也已刻行世者有漁洋正續二集蠶尾正
續二集蜀道南海以及文略凡七種癸未冬合而訂之
名曰漁洋山人全集以序見命來章垂髫卽獲先生之
書而讀之歷三十年不能測其高深序則何敢無已則
於諸公尋味之所未及者一爲探其根本而言之可乎
先生天資敏悟於書一涉目卽能洞其竅奧掩卷覆誦

隻字單句不漏不譌以狹陋爲恥凡星經地志醫卜歷
算以及稗官野史之說窮研原委無不擷其精華屢罹
憂患閱世者深於人情物變能一一悉其曲折及使節
所臨幸值名勝登臨憑弔終日不倦名山大川之奇又
能隨在探討蘊蓄於胸中人以爲先生文章之工皆由
於此也是則然矣然而有未盡者先生幼負盛名弱冠
第南宮卽登仕版人謂黑頭三公先生應蚤得之乃同
翔部署夷然仕運不加欣戚於其間視一時超擢獵致
者泊如也晚被知遇位躋正卿已顯達矣然每下直垂
簾焚香意興蕭散若與木食草衣者爲儔伍所寓巷衢

寂寥無車馬之音卽有及門者皆藝林才俊之士賞奇
析疑以文字相砥礪無雜寶焉常著古懽錄以見已志
至戚好友及受業高足或分符握節於外先生勸以清
白立身無片札及於私長刑曹者久有大案力持正議
侃侃不阿人尤以爲難來章嘗於燕居侍坐謂先生暮
年得力殊在明刑使卽騰掣而上則一慧業文人足以
槩先生矣先生深以鄙言爲然諸如此者似與文章無
與然而著述根柢則初不外是故來章竊以爲先生之
文章殆先生高曠之性淡泊之情爲之性情旣出於正
根本立矣而又益之以敏博諳練其能摹寫萬類總會

百家擅集成之目也豈不宜哉向爲先生集序者名篇
傑作不下百十首其於風格意趣源流正變論之詳矣
最後來章乃竊發此意以仰序全集亦聊以應先生之
命云爾敢謂有當於文章之旨乎時甲申元旦後七日
也

於此也是則然矣然而有然者
第南宮雖登仕版人謂其
其部署夷然任道不
香酒如也晚被知
麻焚香意興

疾菴集序

吾鄉夏峰孫鍾元先生最稱博雅予往見其輯理學宗傳以未覩蕺山劉念臺先生全傳爲憾後予得洪洞范彪西理學備考見其網羅遺事頗具己又從山陰劉子仁規餘姚黃子百家問當時殉難事於是始知蕺山生平爲甚悉蕺山先生爲時名臣顯達於朝其臨難大節又錚錚然著稱於世而四海之遙且不獲盡知其行事之詳况於深山窮谷荷絕學而負奇節者乎則其埋沒湮晦於荒煙蔓草之中者不知凡幾矣蓋深可惜也壬申秋予居南陽書院會稽邵準先以孝廉高公疾菴集

求序按高公諱岱字魯瞻號白浦因讀小學撫躬多疚
更號疚菴爲浙瀝海世官之胄以崇禎庚午登賢書鼎
革之變絕粒而死公平居潛心聖賢之學期於躬行實
踐孝友之稱孚於內外蓋篤行君子也惜其困頓公車
不得操尺寸之柄以展其才徒扼吭捐軀上報九重何
生之不辰也當其輿榭中堂絕食待盡也人或諷之曰
君無豫讓之知死不其固乎公曰此身若僅酬知己民
義天經誰爲撐拄歷旬餘卒成其志子朗亦先公赴僊
江死嗚呼可謂烈矣嘗謂聖賢之道不必以能死見奇
然至於能死益可以徵學問之真有所得而非可以襲

取而強爲之者也今考公生平所學以小學爲根基以
省身爲要領以鷄鳴暮夜爲功課方寸無疵浩氣常存
其成仁取義與鼓山聲應氣求如出一轍非講求有素
亦烏能從容自得有如是哉當有明之季吾鄉死節者
新安呂忠節公杞縣劉文烈公暨獲嘉賀公景瞻表表
稱最著而予伯父繩麓公以諸生抱文文山集書贊於
箠自投泮水死或慷慨赴死或從容就義皆得於平居
講學之力爲多遺書具在本末可考也今因叙滙海高
公之集益不禁爲之顧瞻桑梓泣然流涕云

由秋予居南陽書院會稽邵華先以孝廉高公

水亭按高公諱信字魯瞻號白甫因號少聖海陽人也
更號疾菴爲浙瀝海世官之胃以宗祧喪年登賢書
直之變絕粒而死公平居潛心聖賢之學對於
踐孝友之稱乎於內外蓋蔚行君子也惜其
不得操尺寸之柄以展其才徒扼腕將終止
生之不辰也當其輿中堂絕食待盡也人感
君無豫讓之知死不其固乎公曰此身豈僅
義天經誰爲捍在歷旬餘卒成其志子明亦
江死嗚呼可謂烈矣嘗謂聖賢之道不必以
能死爲然至於能死益可以徵學問之道有所得而

天理主敬圖序

吾鄉兩程夫子之學得於體貼天理又以三一明敬示人下手工夫究之窮理盡性至命徹始徹終于聖心傳無不統貫於斯朱子尊信其說極力表章伊洛之學乃大明於天下此程朱所以直接孔孟之宗傳也自異端紛出欲抹煞理字又欲打破敬字以售其猖狂放蕩之說惑世誣民爲害最大永光因作此圖以明程朱之學明白正大闡發無遺學者宜沈潛玩味真知實踐一一向自己身心做工夫視聽言動隨地自考子臣弟友循分自盡由程朱以八孔孟其於聖人之道庶乎無難矣

文測序

中牟冉子永光殫心伊洛之學期於躬行實踐非文章
士也然其所作多可傳而古文辭尤渾穆高雅骨氣峻
潔有先秦兩漢之風庚午予與同居嵩下嘗請出篋笥
藏稿公諸天下冉子笑而不應一日以所著文測一卷
俾加點評予既爲標其指趣離其句讀因識一言於簡
端曰夫人自踵至頂約略不過七尺耳乃其所具之性
無一不由於天命是人固一天也造化生成之理先儒
發揮載於簡帙者累萬千言要皆卽人之一身察識其
本然推廣其當然固未有不同焉者也河圖呈而伏羲

畫易洛書出而大禹衍疇至有宋周子復圖太極而爲
之說其所爲立象以明意著書以闡象更證互陳皆出
不得已之苦心耳然自世儒沈溺已見而不求合於天
門戶之釁一開支離之弊滋起紛紜糾纏等於聚訟遂
令後來議論功業益偏僻放蕩而不可收拾噫學之不
明其爲害也蓋有不可勝道者矣冉子惕然有憂之著
論若干首發太極河圖洛書之旨以至本天本心一本
立命崇教仕學諸篇洞徹天命印證心性屏除依傍務
求真是多發先儒所未發蓋不僅與韓李兩君子原道
復性相爲表裏者也吾嘗見世之言學者矣私而好勝

則過於求異拘而好襲又不免安於從同是二者雖經
術各別要皆無見於性命而務飾語言以博名高也吾
願讀冉子之書者時時刻刻提醒本心證驗本性能真
見吾身之理與天無二雖謂太極圖書作於一聖人之
手可也其他異同之見又何足與置辨云

易格書出而大西新格宜有來例

之說其所為立家以明意若書以開家

不得已之苦心耳然自世儒沈溺已見在不求合於

中庸之數一開支離之弊繼起紛紛糾纏等於聚訟

中後來議論功業益偏倚致蕩而不可收拾感學之不

中誤為業並塞閉玄冥身而樂與通將焉然有愛之

者其言較真者兩端皆隨之若觀者本實本易人

論論世道之變和無謂既成於身而後心在辨森修

亦當因事而變其氣味亦當隨事而變其氣味

其言亦當變其氣味亦當隨事而變其氣味

嵩吟序

庚午春予從永光冉子讀書嵩下時永光有事書注予亦方潛心大易相約窮究五經爲性命之學於詩文詞章之學率不暇治也然遇風日清和相與捫奇峯探邃壑吐納烟雲枕漱泉石意與境會與不可遏詩思勃勃不免充喉而出矣時日漸久篇章遂多閒中檢點各得若干首而永光之詩則如元龜老翁居二十四峯之上峻嶒峭削摩雲干漢不可躋攀予向於永光詩每一篇脫稿輒得先讀讀輒叫絕以爲如吾意所自出而究不能辨其佳在何處今承點評之命雖珠玉之側偶有數

字標舉其旨亦聊以識吾一時所見於永光詩固毫末
無當也永光天才獨擅藝事無不精敏邇年以來吐棄
一切鑽研經旨學以希聖爲歸殆不欲以詩人自位置
矣至於予譎劣無似風雅之材瞠乎其後固分所宜而
乃不能自力於學辜師友之提訓悼歲月之荏苒雖日
居嵩下不且對名山而生慚乎今序嵩吟又羨永光之
獨能無負於嵩也

山林口小序

予昔讀元真子漁父詞嘗欲從苕雪烟水中一追尋其芳蹟以貧故乏買舟錢遂蹉跎至於今然每到河干溪上抗聲歌其詞未嘗不低徊流連愛慕之不能自釋云今讀半痴老人所作山林口其愛慕之心不減疇昔之於漁父詞又不知何時得巢木以爲棲穴土以爲室支石以爲榻緝葦以爲簾摺束殘書從老人而居且日唱所作上下於高岸深谷茂林叢薄以侶猿鳥而友煙霞也或問半痴老人爲誰予謂古之隱者變幻滅沒如篋叟醬翁河西傭補鍋匠之儔其譜系姓氏皆不可得而

詳老人殆亦猶是然味其詞曠朗倜儻如見風流豪傑
之概必夙負經世大略既不就乃潛迹匿名送歲月於
松菊巖壑間徜徉嘯傲聊以自寄計其人殆亦立真子
之流歟

送大司寇魏庸齋先生序

甲子大司寇魏庸齋先生致政歸里朝之公卿大夫操觚擅古文詞者多贈以言大約謂其崎嶇一節無愧完人且引年求去高風介然可以勵世之貪怙者又嗣君學誠已魁春官不日入侍金馬恢宏家學竟先生未竟之志是身雖歸田而道終行于廊廟也來章獨謂諸君子之言洵美矣然而有未盡者蓋嘗曠覽乎陰陽剝復民物否泰之機而深幸先生之致政也真可以去而去有不同于拂袖解組硜硜自鳴者矣方今

聖天子聰明神武於數十年糾結疴痼之疾命跼扁鵲

瞠目束手而莫可如何者一旦剝割而滌盪之咸以削
平且躬攬萬幾斗樞獨運廉者表以棹楔污者識以赭
丹一進一退之間能使寮案震悚磨礪自奮雖曰天授
要其一時啟沃而輔翼之者與有力焉是果誰與先生
以清介律身以誠正格君其嶽嶽然垂紳端笏正色而
建樹於

朝廷之上者要以培國本持大體折芽蘖于方吐翦鱗
鬪于將成默寓其轉移之權不以白簡青蒲赫赫烈烈
者博蹇諤名自爲稱塞而已而

聖天子亦洞鑒其誠懇於所標的而籌畫者以漸而施

之天下之氣運蒸蒸然日躋于太平而先生于此不亦
可以飄然而長往乎憶丙辰來章同馬子麟定謁先生
于京師先生不鄙愚陋開示爲學之方至百餘言而其
指歸以爲莫先立志適總憲龍懷姚公過先生談及有
疏請盡鬻學官弟子員以給軍需者先生因顧謂來章
而言理財之法盡于大學數語外此皆苟且之術耳已
而果不行來章之所親得諸一時言論者如此而先生
之夙夜入告拾補獻替要多正人心變習俗憂深慮遠
之計惜無從而盡聞之也來章于先生去國不獲執一
樽餞于長安門外而竊不自揣以蕪辭繼諸君子後抑

送謝觀齋太史假歸夏州序

謝觀齋太史既散館復請急歸里先是太史於丙戌成南宮進士入讀中秘書未幾假歸夏州昨年五月始來今春館試清書高等補翰林院檢討太史於予初未相識也一日介慕莘黃門來晤修髯飄然儀觀甚偉自言不爲世俗之學獨潛心於濂洛關閩諸大儒之書予歎異之數相往還月餘之久益習其爲人吾道甚孤在京師武昌胡庶子郟陽張黃門而外可與深譚者指不多屈今得太史可以張吾軍矣太史之言曰生長甯夏地屬後衛距青銅峽最近黃河出峽土人疏渠灌田水甘

而土肥終歲無旱澇之慮可以常稔地產羊利於畜牧
若有田百畝羊百頭八口之家可以無饑風俗儉樸與
之言道理多傾耳以聽僕欲退而橫經秉耒於此修詩
書之業計殊便也又曰邊塞少藏書亦鮮博綜淹貫之
士其隸於博士弟子員者多汨沒於科舉之文不克振
拔今有道在望得聞高論昔人所謂不至此幾虛度一
生矣矢於里居之日探討正學數年後稍信於心出服
王官見定而守固必不至中途改轍敗乃公事是時太
史年方四十餘耳予深韙其言因告之曰予鄉前輩有
湯潛菴耿逸菴兩先生者皆以詞林里居策蹇裹糧駕

一葉之舟渡洪河往從夏峰講程朱之學將終身焉仕
進之念泊如也歷十五六年聲望逾重朝野推轂膺
召出清風絕俗事業彪炳至今海內學士大夫下至兒
童走卒無不以君子人許之夫人之涉世亦甚難矣其
始患耳目狹隘無所知識繼而苦於骨力柔脆不能勝
習俗隨流逐波終歸於淪胥此無他不學故也如太史
之所爲豈不加於人一等哉雖然從善如登蓋其難也
左氏之言曰見異而遷又曰人之化也何日之有可不
念哉將別舉此以贈太史不以予言爲老悖則幸矣

如土肥終成無年功之慮可憐

習者謂曰舉世西顧亦與本志乎

寧為地習由廣長而發其問人之

空以識射本散無又一善無難然

江蘇德武縣茂林里知府許淵其

家治項的竟蘇州府知府許淵其

家矣矣其家風志平其利之乘其

上府與與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之季分而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

之德發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

送蔡聞之太史乞假歸省序

漳浦蔡聞之太史乞假省親將歸徵鄙言予謂太史以方壯之年魁南宮入讀中秘書釋荷蒞而分珪組列於名公巨卿之次兩老人知之必曳杖堂皇怡然自得也今又得歸省里門長幼咸集太史奉兩老人重裊安几端坐南榮希鞶鞠履稱觴於前此實屈首誦習之士所殷殷期望而不可必得者敢以爲太史賀雖然古人所謂顯親揚名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雖有貴賤尊卑之不同然隨其所處各有立身行道之實孔門七十二子之中曾閔兩賢特以孝聞彼固躡屩擔簠之儔也又何

拘拘焉予嘗論之科第爵位譬之舟航然孝弟忠信踐履之美譬之珠玉珍祕然無舟航以載之則珠玉珍祕阻隔湖江沈埋遐方雖所以爲寶者未嘗不在也然無以飾冕旒享神祇充朝聘將問遺君子不無所憾若夫懷珍自怡知希我貴又老莊一隅之說非聖賢大中至正之通論也太史夙遊吾鄉儀封中丞張公之門入館後又時時親炙安溪師相平日講貫不尙詞章務欲通經學古爲匡濟之業議論慷慨深鄙世人之卑陋浮僞可謂卓然能自樹之士矣然吾聞頽風敝俗消磨氣骨潛移默化每中人於不自覺目前之繞指柔皆向所自

負以爲百鍊鋼者也旁觀者方將指疇昔之所言以觀其後來是以君子之學務重本根而尙實踐也太史行矣道經錢塘必謁儀封中丞予聞中丞平日講論以吾鄉潛菴司空爲師範今方擴充所學以規樹大業是能立身行道而蓋乎顯揚之實者也太史更詳舉以質焉當必有互相發明而益得所未得者矣

物拘焉予嘗論之科第之選賢之術

類之美譬之珠玉珍秘然無舟車以載之則珠玉

雖隔湖江沈埋遐方誰所以為寶者未嘗不極

以簡冕旒享神祇充朝聘將問過君子不輕所

賜必自曾鄒鄉國而後進德升未嘗不委其

正也遠讓直道更服得步趨於上夫安要輪

與夫於時與古與國與事與古與事以與時

與事與古與國與事與古與事以與時

與事與古與國與事與古與事以與時

與事與古與國與事與古與事以與時

李氏賜書堂記

賜書堂者吾李氏之堂也其以賜書名者何吾先人以君賜爲榮因而誌之於堂也先少保公積書至七萬九千餘卷多宋元善本已而官大司農疏請舉耕籍禮禮成孝宗袞賜通鑑綱目一櫝綾帙龍章識以御寶少保公構屋貯之附以所積諸書因名賜書堂洛陽劉太師健嘗過襄城親爲之書稱絕筆云前乎此者嘗有記矣今復記之者何運數相循盛衰不常以堂額之幸開于今者見世守之艱難而深有望于後嗣之念祖德而紹家學也先是堂以積雨圯于嘉靖庚申適曾大父肖雲

公宰東鹿命大父歸而新之崇禎戊寅天下將亂先子
雲麓公知中州之必先受兵也預移堂額于勅賜紫雲
院鑿南崖一巨石而藏焉未幾流寇出關大河以南無
甯土先子攜家走懷孟僑寓山西澤州久之

興朝定鼎始間關歸故居櫝中書及舊所積七萬九千
餘卷與堂皆歸灰燼而惟堂額如魯靈光乃巋然獨存
于深山石壁中是雖少保公之手澤鬼神應爲護持而
先子之心亦良苦矣

今上庚申先子移居西城出舊額懸于庭上鄉父老見
之皆嘖嘖稱嘆然來章每過其下則未嘗不感嘆先澤

華然而思繼而又爲之悄然以懼也襄城之李多祖洪
洞惟吾家獨出東昌之冠縣其來襄也在元天曆間歷
今四百年所矣丁口繁衍至千餘指然皆以詩書爲業
其際會風雲者建功社稷爲名臣卽困頓于諸生中者
亦多以積學膺明經選天之待吾李氏者不可謂不厚
矣吾李氏子孫固宜恪守祖父之訓兢兢焉以忠孝之
道自檢束其身甯爲拘謹勿爲豪放甯爲醅厚勿爲浮
薄甯爲木訥勿爲機械使百世根本益深而固庶可稱
肯堂肯構承家之孝子若隨波逐流效衰俗之所爲今
以爲榮者昔以爲辱家庭元氣必漸至剝削豈不深可

危哉來章既述堂之所由興與堂額之所以歷兵火喪
亂而至今幸存者爲文以記之又磨墨濡毫大書于堂
之壁間日於晨鐘初發時集家人于內令子弟一人抗
聲誦之俾其識先人不匱之孝思而吾儕後嗣又不可
不惕厲以自勉云

重建諸葛書院碑

去郡城西南七里餘崗勢隆然當清水之隈漢忠武侯
諸葛公草廬在焉元至大二年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
瑋於草廬之東創建學舍皇慶二年集賢院上言賜額
諸葛書院翰林承旨程鉅夫奉勅記之至明季遭寇焚
燬廢爲邱墟康熙庚午我

皇清受命已五十年矣政修化洽文教稱極盛其冬上
虞青巖朱公來守南陽甫下車卽謁忠武侯祠徘徊垣
外求書院故址荆榛彌望竟不可得愀然歎息者久之
次年辛未春以郡乘攷之乃復經營於草廬之東白其

事於大中丞閻公遂捐俸金檄公董理中建講堂旁建齋舍後建三君祠中祀忠武侯以司馬德操徐元直配之庖湍門寢無不備具將告成而舊碑出於階下其建置規模宛然符合若有神相之者嘻異矣王申冬將迎主釋奠郡人士相率來乞予言予謂道命於天率於性蓄之於中則爲天德抒之於外則爲王道用雖異而體無不同者也然體道之功要其造端必由於能寡欲而後天德可以漸存能去私而後王道可以漸行亦烏有不本於學問者哉典謨所載舜禹皋夔其行事綦詳矣由夏迄於商周伊傅奭旦相業稱最著然亦何嘗不兢

兢於身心性命之學其見於訓誥諸篇者可述而知也
逮至炎漢五百年間扶弱主申大義庶幾王道者僅得
忠武侯諸葛公一人其生平學問源流雖莫可詳考然
其自爲言曰非淡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又曰
集眾思廣眾益與寡欲去私之旨若出一轍以故能明
義利之分辨王霸之業判忠佞之品植君臣之防一生
建樹表表出於人寰迄今距忠武之世遠矣凡經過祠
下者瞻拜遺像諷誦遺表無不肅然拱立嘆爲忠貞其
感動乎人心之良者爲何如乎世每以侯之聰明材智
得於天亶居多而不知侯之本於學問者爲至深也及

世之衰士喜功名樂權變見利則趨無廉潔之操炫長自用鮮有容之度本之則無設施亦無足觀蓋王道之不行也久矣吾道之統孔孟而後得程子而復續然程子之稱忠武侯曰有王佐之心又曰有儒者氣象文中子嘗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而程子亦以此許之則侯生平之學問可槩見矣今之學者苟其仰侯之高風而思藏修乎書院其必究淡泊甯靜之旨奉集思廣益之訓以寡欲去私守爲學要而後天德可以漸存王道可以漸行治平之績無難復見於天下也

姚參議公傳

參議姚公諱汝皋字舜卿號汝川世家襄城公以正德
丙子領鄉薦丁丑成進士例回籍省親一年起拜大理
寺評事庚申武宗巡遊公繕疏與同官泣諫廷杖四十
已斃復甦臥牀裯者幾十旬始稍稍能倚壁立謫刑部
照磨辛巳世宗入繼大統議興獻禮公力持爲人後之
義又繕疏與同官諫忤上旨又廷杖四十較前更酷無
悔容久之轉員外郎郎中四川布政司參議改貴州布
政參議值苗亂公入箐篁峒穴間親犯矢石剿平之有
大功然以其介而鮮合也卒無爲之言于朝者留滯遐

荒十載不調遂投劾以歸公以清苦自勵里居日至啖
糠覈竈或竟日無炊煙然忠藎誠懇愛君父爲國家惜
大體出於天性介如石焉不以險易死生變易所操持
可謂忠而清矣先是公兩被杖時昏曠中皆若有白髮
媪以羊羹一缶進之曰強食此食已遂豁然寤兩髀殘
損後不復肉天陰雨輒痛如刮骨晚年雖累絮褥不能
久坐也公子繼可以進士歷官尙書際時昇平備享人
世之榮人以爲天之所以報廉吏其不爽有如此者
李來章曰人當慷慨激烈時不難追配古人及久涉世
故憂患叢集多戒心剗方爲圓或不免與庸衆浮沈矣

公獨數遭挫折風節益峻殆薑桂之性久而彌粹者也
予髫年耳公名庚申得讀潁川魏公廷萱所爲誌銘又
八年始克以所參質於鄉父老者爲公作傳然予每以
歲時上勅賜先塋出邑東門過公墓見白楊參天風葉
颯颯然以爲參議公固至今猶未亡云

伯父烈士公家傳

伯父諱光閭字繩麓隱君公諱端彥次子令尹公諱繼業孫大司徒恭靖公諱敏之元孫也慕文文山之爲人顏其齋曰希文嘗肖其像以祀之年二十七補邑弟子員當是時魏璫擅政緹騎四出殺戮士大夫獻媚者方爭建生祠公撫膺嘆曰廉恥者士之大本賢俊者國之元氣吾未見本傾而枝茂元氣旣喪四肢能安然無恙者也亂亡之勢其殆不可挽乎居恆鬱鬱不樂一日讀文文山集至夜分適伯母余孺人侍側理湯茗公泣謂之曰若知天下將亂乎伯母笑曰時方太平安得妄言

公曰若婦人固不解此然不可不爲若預言之吾家自
恭靖公以來世食祿於朝吾又忝爲諸生朝廷榮以衣
冠免其丁糧置師傅以教之意良厚矣倘有難吾必死
若其自爲計然若素明理必不負吾若幼女未免縈吾
懷也又曰吾恨無位不得爲國家辦此大事然朋儕有
勸我上書北闕者吾謂君子慎始始克成終若毛遂自
薦蹈河汾故轍如吾生平何吾死分也無容再計矣伯
母泣下公亦泣遂坐以達旦崇禎十四年十二月朔四
日流賊至襄公給來章父曰弟守家吾暫往覬賊勢遂
持素扇懷古書一函公服而出俄頃有以繩籠相公投

泮水告者來父急趨其所見水畔遺履一隻所持扇浮於水面親援之公於水中立而不仆面色如生所抱書卽文文山集也時年五十餘來章父倉卒覓棺木殯於射圃後及歸大母盛孺人伯母余孺人及公幼女已各投纜矣事詳別傳先是鄉民屈某者與公爲近隣素愛敬公及亂適遇於學宮前見公投泮水牽其衣苦止之公曰君子愛人以德若以生勸我非知我者但寄信於吾弟卽桑梓厚誼也卒不從會賊至遂舍去來章父嘗言公好讀書吟哦徹夜不輟初曾大父令尹公自東鹿告歸囊無一錢王父隱君公就山水不謀生及公家益

落至不能舉炊嘗冬月篝燈誦讀寒甚續火無薪取綿
子實荆萁納足於內最邃經學時以事出往返道途中
必背誦五經一周當崇禎五年邑大水平地深二丈餘
公適居城東馬家陶來章父縛筏攜餼糧冒險往視之
公與伯母余孺人架木蹲於庭樹上不食三日矣猶抗
聲誦易損益二卦其嗜學專且勤類如此來章父又言
公雙瞳炯炯面如滿月頰多髯軀長七尺性方嚴寡交
遊不假人以色笑於顯達家雖至戚多不往來遇少年
人以華麗相炫者無論識不識必切責之曰若輩不明
道義徒飽數椀肉羹乃以此遂爲足恃耶以此人多畏

憚之先是流賊陷葉人心惶恐各謀逃避計公獨淡然
其投泮水死也扇上有自書贊曰余無官守而甘一死
非慕嘉名聊存廉恥嗚呼文山千秋知己泮水洋洋媿
彼柴市人以是知公之死也蓋其素志雖與宋之文山
或隱或顯時位不同其從容就義以報國家養士之恩
殆後先有同揆云

Blank columns containing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which ar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隱士隆古公逸事狀

隱士隆古公諱雅化來章之族伯父也伯父嘗習舉子業就試有司不售遂棄去獨隱居肆力於醫所寓屋方不盈丈以聯葦間之外延賓內置席牀煤竈與伯母趙氏處其中每賓至啜茗相對清談竟日不聞屋中警欬聲屋前多種疎竹叢花列怪石寂靜如在荒村幽墟間有叩門求醫者不以風雪炎暑辭與之費隨其多寡亦不較也年踰八旬徜徉物外率真任樸不知人世間有攢肩事殆古之隱君子者歟初來章爲兒時嘗從伯父受句讀一日伯父試學使者不得意歸擁絮被臥牀上

伯母倚爐績棉聲軋軋然來章就勞之時冬雪初霽日光掩映羣鵲鳴檐霑間伯母笑謂來章曰負暄燒芋亦足度日不知爾公何事勞攘風塵甘受辱於長吏也又曰獨不見夫烏乎貪啄香稻遂羈樊中後雖悔之何及耶伯父躍起披衣攜來章手指伯母而笑曰若乃能爲此言乎吾志已決從此當共抱甕漢陰不復與人間事矣小子識之來章時雖幼猶髣髴記憶其言如此伯父博覽強記尤於家學留意先是吾家譜系先集半毀於寇火乙酉亂甫定伯父具述所默識者書於紙一字不遺至今猶克有全書者伯父之力也伯父可謂有功於

先人者矣伯父無子一女歸武生丁佐以故其行事多
不詳噫以伯父之高風竟無有作傳以傳之者來章所
以每過其墓輒爲之悲嘆不置云

此碑在... 碑文...

碑文...

碑文...

碑文...

碑文...

碑文...

碑文...

碑文...

碑文...

碑文...

楊增輝妻小傳

楊增輝妻者襄城人也偶忘其姓故從夫以傳氏與姑同居直流賊李自成攻襄城城陷賊欲殺其姑驅氏去氏給賊曰爾以吾故殺吾姑吾何忍若釋吾姑吾當甘心從爾不則同死矣賊信之棄其姑逼氏行氏取耳塞獻姑泣曰兒不得盡孝道矣願強自愛無悲兒自傷此物雖微尙可市果餅活旦夕命遂去過惠政橋躍身中流湍急處死之時崇禎十四年十二月朔四日也

李來章曰諸葛武侯諒司馬諒之不敢戰遺以巾幘若楊增輝妻者固所謂巾幘婦人也乃獨能舍生取義甘

蹈清流雖衣冠中稱烈丈夫者何以加茲邑父老嘗言
明季將相大臣平日怙寵作威謂天下事可以惟吾意
所欲爲及賊遣一騎持片函至輒喪魂魄戰慄終日不
能語至有開門揖盜者噫彼若輩者以楊增輝妻視之
殆不知其爲何物尙敢指巾幗者曰是婦人女子也是
婦人女子也

舞陽余烈女贊

李來章曰今夫誚人之至無識者動曰婦人言事之至難者亦莫不歸之於死乃有從容就義毫無怖色綢常卓見出於婦人者吾於舞陽余烈女之死而竊有感焉士人窮居誦讀於古節烈事多奮袂拍案雄談闊論執史册而刻議其短長曰某也未善自謂一褒一貶凜如秋霜及一旦身處不幸較之古人其易爲不啻十倍乃政絃易轍多舉其生平而喪之語云目見泰山不見眉睫輕薄習敝往往類此豈不爲女子之所竊笑也乎噫讀余烈女傳可以翻然改矣

...

...

...

...

...

...

...

...

...

楚南湖潭後學黃舒昌編